

怀念“二姐”谢淑婧

李恩奉

2017年的一天，老同事王梅堂先生突然给我来电话说：“谢淑婧走了，你知道吗？”我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去年咱们馆组织离退休员工到海军总医院检查身体时，我还见了老谢，当时是她闺女艾琛用轮椅推着她来检查身体的，因为都在排队，我只是和她打招呼，搭讪了几句。看样子，老谢当时的精神头还挺好的，只是腿脚不太灵，怎么能走得那么快呢？真出乎意料。”王梅堂先生说：“人生如梦，生老病死，谁能挡得住呢？”我心底沉重，急忙找出相册，翻出老相片，看着老谢和同事们的合影，端详着谢淑婧那温柔、秀美、善良的面容，心中充满了对老谢深深的怀念和对往事的回忆。

我是1988年从大西北的野外地质勘探队调到北京图书馆的。到了北京图书馆民语组，接替已经退休的老同志李克聪的工作，任务是管理我们少数民族语文组的60多种蒙、藏、维、哈、朝五大少数民族文字的杂志，对这些民族文字的杂志进行收集整理、分类典藏，同时，还要管理8种少数民族文字的报纸。刚接手这些工作，我有些傻眼，摸不着头绪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正当我无奈之时，过来一位身材不高、面目秀美、衣着朴素、面带笑容的女同志，看年龄不到50岁，到我跟前，自我介绍说：“你是‘大老李’吧，我叫谢淑婧，有什么困难，尽管说。”我就把当时工作上遇到的困难给她说了。老谢说：“图书分类大概和你原来干地质时岩石分类是一样的道理，北京图书馆是咱们国家最大的图书馆，也是世界上藏书量在前三位的有名的图书馆。现在我馆藏书量在2300万册以上（1988年）。这么多藏书一定要分好类，这样索书时，才能好取呀。”她接着说：“图书分类有很深的学问，例如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这本书的作者是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，从字面上来看，似乎是研究怎样炼钢铁的，但是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长篇小说，而且还是一部外国的小说。”老谢讲话细声慢语、娓娓道来，使我眼明心亮、顿开茅塞。从此，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把图书分类法学进去，并且一定要学好。在图书馆工作，熟练地掌握分类法，那是必须的。

1989年，适逢首都职工大学在北京图书馆主办专业证书大专班，其中有图书馆专业。谢淑婧同志极力“怂恿”我一定要报名参加这个大专班，我同意了。经过考试，终于进了这个班，又经过近两年不脱产学习，通过了十三门课程，终于拿到了毕业证。从那以后，我在图书馆工作轻松多了。这首先要感激谢淑婧同志的大力支持和不断提醒。

由于心存感激，我把老谢当成了知心人、好朋友，和她说话也多了起来，后来，我得知她们家是姐妹三人，老谢排行老二，此后，私下无人时，我叫她“二姐”。同事们都说二姐是个大好人，和他人说话，从无大声，十分友善，而且说话很得体，做人很低调，从不和他人发生争执。同事间有点小矛盾，她都极力劝和；哪位同事有困难，她都尽力帮助；有同事心有不顺，她好言相劝。这么个老同志，全组上下哪个不敬呢？

谢淑婧二姐在民族学院是学藏语专业的，在图书馆民族组搞藏文研究，工作能力那是很高的。不说别的，单说老谢做的那些索书卡片吧，是那样地整洁、干净、大方，是那么地漂亮、秀美，藏文书法正规好看，如同书刻一般。我曾私下问老谢：“二姐，我看您藏文书法那么好，您为什么不写几幅，参加我馆的书法比赛呢？”老谢笑了，谦虚地跟我说：“大老李，我怎么觉得我写的字平平呢，怎能和写字好的同志相比啊。”我跟她说：“以我来看，您写的字下笔有力，笔法正规，书写流畅，间架搭配也十分合理，您可以写一幅参加试试啊。”可二姐始终没有参加我馆才艺书法比赛。

谢淑婧二姐走了，她给我和同事留下了美好的印象，给我们留下踏实认真、稳定谦和、积极努力、与人为善、低调做人的好印象。她的离开，使我失去了一个好同事、好朋友，我将永远怀念她。

愿谢淑婧二姐在天之灵永远幸福，愿谢淑婧二姐永佑后世。

2018年6月13日晚